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二十五回 七絕八章競題妙詠 千金一刻敘話春宵

卻說黃芷泉等眾人聞得有客到此，心中分詫異：因今夜開這個盛會，除現在八人外，一概不知，安有別客前來闖席？正當狐疑之際，那客已掀簾進房。芷泉等舉目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住在四馬路楊柳樓臺的侯祥甫。祥甫向眾人拱手，先說道：「芷泉，你瞞得我好！前幾天遇見你，說都不說一聲，暗地在這裡快活。虧得我未卜先知，算定你必在此間，所以我闖得來的。」芷泉道：「並非我要瞞你，其另有一個緣故。你且請坐下來，先喝三杯闖席酒，然後細細告訴你聽，你方不錯怪我了。」於是大姐阿二過來，安排好一個座位，添上一副杯箸，請祥甫坐下。月舫連篩了三杯酒，祥甫飲畢，又向芷泉細問緣故。芷泉即將同靴團拜之意，以及席上所聯的詩句，一一說與祥甫聽了。祥甫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確是我錯怪了你。但如此風流雅集，我獨無份，豈不令人抱憾嗎？倘你早告訴了我，我也好至月舫攀做相好，入你這個會呢。」芸帆接嘴道：「你不要說得高興。設或那時節，月舫不與你攀相好，把你驅逐出去，難道你好挨上門嗎？」祥甫道：「我料月舫斷不至此。只怕我到這裡，你們先要吃醋，說我私自來剪邊了。」芸帆正要回答，月舫坐在芸帆背後插嘴道：「唔篤說說末，亦要弄到奴身浪來哉。奴是勿標緻格，真真像格鄉下人，粗蠢得野篤，落裡及得來昭容阿姊（讀姐）嘍？怪侯大少看勿上眼，故歇倒說格套好看閒話，要搭奴攀相好。說奴嘍福氣，就是有福氣末，奴自家想想，老鴉搭鳳凰軋淘，也有點配勿上！顧大少，相信俚，俚是勒浪瞎三話四呀！」祥甫聽他一篇說話，伶牙俐齒，足證芷泉等賞識非虛，便笑嘻嘻的答道：「月舫先生休得太謙，實是我有眼無珠，沒福入這個會呢。」芸帆道：「祥甫兄雖非同靴，然既闖到此間，與人會有何兩樣？如心中抱憾，何弗開個『同鞋會』，更覺特別有趣嗎？」

祥甫被他一說，臉上漲得緋紅。眾人不知其故，獨有芷泉笑不可抑，鼓掌稱妙。芝雲等定要請問內中的底細，芷泉道：「你們去問芸帆，自然知道了。」祥甫恐芸帆說出，伸手來按芸帆的嘴。芸帆道：「你又不是婦人，害什麼羞？況這件事也是我輩風流佳話，說說有什麼要緊呢？若你要掩住我的嘴，別人翻要起疑，說你幹過不堪的事了。」月舫道：「格格末就叫丈二格豆芽菜——老嫩哉！」祥甫道：「你說你說，但你要加鹽加醬，我卻要不依的。」芸帆點點頭，說道：「諸公要聽這件事，須各飲一大杯，我才細說。」眾人果然照杯飲訖。

芸帆即將一隻銀篋當作醒目，在桌上一拍，彷彿說大書一般，講道：「此人姓侯，號叫祥甫，別號又叫做『括蒼後裔』。現寓在上海四馬路西首，築了一個小小別墅。門外種著幾株楊柳，宛比晉時的五柳先生，故樓上懸一小匾，取名為『楊柳樓臺』。雖在熱鬧叢中，卻別有一種清涼景象。他的為人，本是個風流種子，瀟灑名家，最愛潘妃三寸金蓮、娘一彎新月。所以那一天，在下到他寓所之中。樓下靜悄悄，闌無人聲，在下只得走上扶梯。將近他房門跟首，見他背心朝外坐著，臺上擺一隻朱紅漆的小官箱，開在那裡，只管低頭觀看。我在外面，不知他藏的什麼寶貝。及至後來，他忽伸手進去，一件一件的取出，足足擺了半臺。你道是甚東西？說也好笑，原來是幾雙婦人的繡鞋。也有大紅的，也有淡紅的，也有寶藍的，也有湖色的，也有花繡的，也有金繡的，種種顏色不同，花樣俱備。其中雖略分大小，終不出四寸以外。在下見他看了又看，再將鼻子嗅了幾嗅，害得我身上肉麻，不禁笑將起來。一時驚動了他，他回頭瞧視是我，羞慚得了不得，急忙把許多花鞋一齊丟入箱內，起身來招待我。我說道：『你慢慢兒放好，不要丟壞了花鞋，這是罪過的。』他此時紅了臉，叮囑我不要告訴人，免得惹人取笑。此是去年春間的事，故在下攛掇他開『同鞋會』，實有這個緣故，豈不比同靴有趣嗎？」芸帆說到這裡，又把銀篋在臺上一拍，復說道：「在下講完了，請諸公各飛一大白。」引得眾人個個發笑。祥甫即伸手將芸帆打了一下，道：「我被你挖苦得夠了。照你這張嘴，只怕荒年也賣不掉，應該生在妓女的下面，倒是一個分健爽的。」芸帆笑而不答。旁側寶玉也笑道：「女人格鞋子，就算是三寸金蓮，總歸醜醜醜，有啥格好白相介？」芸帆道：「這叫做各人心愛。你與月舫都要當心一點，不要被暗中偷去。月舫還好另換一雙，你倘然赤了腳，怎好回去呢？」這幾句話，又惹得眾人大笑一陣，連祥甫也笑了。芷泉止住道：「我們只管要笑，把正事都忘了。我原擬聯句之後，各贈月舫七絕一章。若再俄延下去，時候太覺不早了。」芸帆道：「儘管不要緊。今夜元宵佳節，何妨暢敘到天明呢？況所叫的局此刻尚未齊，不如再等一等，然後動筆罷。」芷泉點首稱善。

芝雲、蔭明本欲差人去催局，忽聽樓下喊「先生來哉」，接連又是一聲。原來吳新寶與范彩霞，都是轉局到此。雖則遲些，卻兩人不先不後，一同上樓進房，對著芝雲、蔭明均連說「對勿住」，方才坐下。新寶先要奏曲，早被芝雲止住，故與彩霞只在旁邊裝煙調笑，向寶玉、月舫等閒話。寶玉與紅玉卻因坐得久了，且有別處轉局，皆起身向魯卿、伯錫告辭，匆匆去了，不表。

仍說芷泉酒落歡腸，詩興勃勃，即喚大姐阿二取過文房四寶，但缺少上好的花箋。便問月舫道：「你可有詩箋嗎？」月舫道：「有格有格，奴有一匣勒浪，還是奴前頭好白相勒買格來，一運放勒抽屜裡。阿二，替奴去拿出來。」阿二即忙到牀門前，將抽屜一開，果見有一匣在內，取至席上。芷泉接在手中，揀了幾張淡色的詩箋，每人各派一張。自己先將方才的七律聯句錄了出來，方始向眾宣言道：「我們現在九人，除祥甫係會外之客，作與不作皆聽，其餘各作七絕一章。須切定『月舫』兩字，方為合格。先做成者先寫，不必拘定位次。至於賞罰令規，業已宣過，恕不再述了。」眾人一一依允。惟祥甫詢問道：「剛才所定的令規，我卻沒有聽見呢。」芸帆代述了一遍。祥甫道：「我雖非會中人，聽你們一講，實在技癢得狠，我偏要胡謔幾句，贈與月舫作紀念呢。」芷泉道：「你贈他一首詩，倒不如送他一副對聯。今夜在席上做好了，待緩日書就後，拿到這裡，讓他掛在牀前，天天瞻仰你的大筆，豈不比詩更好嗎？」祥甫一聽，果然不錯，即破費一副對的錢，究屬有限，也就應承了。月舫道：「侯大少寫格字，奴登勒昭容阿姊搭看見歇格，真真寫得出色，連奴勿懂格隨中意得野篤。不過對聯格句子，也要好點格。」祥甫連說「遵命遵命」。伯錫忽然笑道：「月舫這只法眼，狠是利害；口中還說不懂，未免太謙了。」月舫道：「錢大少，說閒話搭小銅鈿，啥格法眼勿法眼，利害勿利害介？」伯錫又要接嘴，被銘樹拉了一拉，低聲說道：「你休要多講了，別人不當你啞巴的。你看芷翁在那裡想念頭，不要擾了他的詩興。我勸你靜一靜心，也把那首詩想想罷。」伯錫點點頭，也就默然不語了。

斯時，芷泉略略推敲，即便磨墨伸紙，下筆成詩，不讓曹子建七步之才。寫畢遞與大眾觀看。芸帆用手接過，省得眾人爭取，遂朗誦道：

春水船如天上游，！娥今夕啟瓊樓。

藍橋有路何須問？定許裴航玉杵投。

眾人聽了贊不絕口，都說：「芷翁佳作，貼定月舫，一句移不到別處，不愧是老斲輪手，我們該各賀一杯。」芷泉略略謙遜，也陪飲了一杯。

芸帆道：「我也謔成了四句，要想及他，則萬萬不能了。」眾人曉得他的詩才，與芷泉不相上下，故均說「請教請教」。芸帆取過紙筆，一揮而就，並不遞與眾人傳觀，自己高聲吟道：

銀河耿耿客乘槎，誤入蟾宮折桂花。

羨煞吳郎修豔福，月中居住便為家。

吟畢，芷泉先大贊道：「芸兄這首詩，細膩熨貼，蘊藉風流，勝我多多矣，各宜賀兩杯。」眾人亦拍手贊美，與芸帆掛了兩杯紅。

芸帆飲訖，芝雲也交卷了。眾人正要細視，被芸帆奪在手中，說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我來念罷。待卷子交齊，我們再細細品評，方分優劣呢。」眾人稱善。芸帆乃念道：

珠宮蕊閣仰瓊霄，欲伴嫦娥解寂寥。

碧海三千舟可渡，何須烏鵲復填橋？

芷泉等眾人也贊了一聲好，均說後二句有瀟灑出塵之致，亦各賀了一杯酒。芸帆見魯卿等尚不交卷，正要催促，忽然腹痛起來，兩手捧著。魯卿道：「芸兄你好一回沒吃煙，只怕煙癮來了，你快些去呼幾筒罷。我們幾人的詩，還須想一想，方能完卷呢。」芸帆答應，自去吃煙了。

祥甫向芷泉道：「這副對聯，我雖做就，但『月』、『舫』兩字都是仄聲，嵌在中間，未免失調，不知用不得？還請芷翁改正。」說罷，寫了出來。芷泉接過一看，也念道：

清風明月不須買，東船西舫悄無言。

「這兩句怎麼用不得？妙造自然，毫無斧鑿痕跡，若拘拘於平仄之間，則『月舫』二字非用『鳳頂』不可。然嵌得勉強，恐翻無這樣的神韻了。」

其時芸帆過足了癮，仍舊起身入席。祥甫問道：「黑飯已飽嗎？」芸帆道：「吃飽了。你這對聯的句子，我已聽得，雖甚自然，我還要請你做兩句『鳳頂』方才稱月舫的心呢。」祥甫唯唯。芸帆又向魯卿等催詩，見銘樹與其仁俱已做好，將兩張吟箋交與芸帆。芸帆先念銘樹的詩道：

自知明月是前身，小謫風塵幾□春。

安得仍歸天上去，早乘寶筏渡迷津。

又念其仁的詩道：

三五元宵會素娥，蘭舟風送渡銀河。

奚愁一水盈盈隔，妒煞雙星別恨多。

芸帆念畢，芷泉道：「二兄佳作，各有擅長：一則覺迷醒世，一則風雅宜人，皆與泛賦『月舫』者不同，理宜賞鑒，各飲兩杯。」忙得月舫、大姐等篩酒不迭。眾人暢飲歡呼，又將上來的菜大嚼了一回。

芸帆見魯卿食量頗洪，乃笑說道：「魯兄，你不要只管吃下去，且把那四句詩快些倒出來罷。」魯卿道：「被你一催，我心裡更慌了。你休要心急，既不是長毛殺得來，又不是火燒屁股，讓我再想一想，我總感激你的。」月舫道：「顧大少，看俚實梗苦腦子，連感激格閒話才說仔出來，就讓俚慢仔點罷。」魯卿即向月舫作揖道：「承情承情。」月舫笑道：「奴說末實梗說，毫燥點想罷，搭奴唱哈嗒耽擱辰光哉。看張大少格詩，也勒浪動筆寫哉。」月舫說畢，蔭明已經寫好，交與芸帆。芸帆慢慢的念道：

二分明月照維揚，惹得風流杜牧狂。

□載繁華原一夢，願離苦海渡慈航。

芷泉道：「蔭兄佳句，與銘兄同一宗旨，均是醒世之作。月舫宜作座右銘讀之。」芸帆道：「據我而論，這兩首詩，銘樹勝於蔭明。我是亂談，未知二兄以為何如？」蔭明點首稱是。月舫道：「唔篤格幾化詩，奴想裱一個小手卷，再請黃老做一篇傳勒浪，勿知阿通格？」芷泉道：「怎麼不通？不過詩嫌其太少，不成手卷，待我將此事登在報上，徵題海內通人，擇其佳者，一並裱在上面，方才好看呢。」芸帆道：「這件事且慢慢兒講，你看魯卿同伯錫還沒有做好，我恐手卷有些裱不成了。」魯卿道：「你不要儘管說笑我，幸虧我搜索枯腸，已經湊成了四句，不過尚未寫出來罷了。」芸帆道：「你是好手，我素來慕名的。請你不用說嘴，快快寫罷。」於是魯卿提筆在手，寫了三句，忽又忘記了末句，急得面上通紅。好容易想了又想，方始脫稿，交到芸帆手裡。芸帆即高吟道：

盈盈三五廣寒仙，忽動凡心降九天。

月裡霓裳偏不詠，當筵一曲夜行船。

芸帆吟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月裡嫦娥，忽然動了凡心，連霓裳仙樂都忘懷了，偏會唱一曲《夜行船》，虧他怎樣想出來的。待我問問月航看，崔老跟前，你可曾唱過《夜行船》嗎？」月舫也笑答道：「啥叫啥《夜行船》，連奴格格名堂才勿懂，哪哼會唱介？一定是崔老做勿出，硬湊勒海格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魯卿羞慚滿面，自知雜湊而成，只得強辯道：「『夜行船』三字，書上見過的，難道不是曲名嗎？不過做得不好，我也知曉，不妨請芷翁改一改，以免裱在手卷上，惹人說笑我不通就是了。」芷泉道：「你這第一句，尚可用得，其餘做嫌欠雅。你請受罰兩杯，我便與你刪改，魯兄可願意嗎？」魯卿道：「願意願意，我領罰便了。」說罷，即喚月舫連篩兩杯，一飲而盡。芷泉不假思索，揮筆立就。剛要吟誦，芸帆道：「仍舊我來念罷。」遂取在手中念道：

團樂三五影娟娟，今夕人圓月亦圓。

載得廣寒仙子去，還疑桃葉渡頭船。

眾人聽他念完，莫不同聲贊妙。魯卿道：「一樣一個肚皮，一樣一個心，怎麼他一想就有，我想了半天，雖然湊成四句，依舊不通，實在可恨！」芸帆道：「你恨那個？」魯卿道：「我恨小時節不肯讀書，如今懊悔也無及了。」芸帆笑道：「你恨自己不通，這倒容易醫的。只消拿一根煙槍通條，在屁股裡通到嘴裡，包你就通了。」魯卿道：「你是吃煙的，怪不得肚裡通，原來通過通條的。」芸帆反被魯卿僭了便宜，又說道：「你這話不對，難道芷翁也是吃煙的？真真不通之極！無怪你的大號叫做魯卿，魯者愚也。若以魯卿對笨伯，倒是一副天然妙對。」

芷泉不等芸帆說完，便阻止道：「二位不要取笑了，我們正事還未畢呢。」芸帆道：「只剩伯錫一人尚未交卷，待我去催他。」其時伯錫推說腹痛，先已離席，拉著銘樹去吃煙，對面橫在榻上，央求銘樹捉刀。銘樹假作代他燒煙，略想一想，即湊到伯錫耳邊，錯落錯落，念了四句。伯錫又問了幾個詩中的字，剛正弄得明白，芸帆已走至榻前，催道：「你們兩個人鬼鬼祟祟的說什麼話？快些交了卷再吃煙罷。」伯錫道：「曉得曉得，來了來了。」即忙呼去了槍上煙，起身入席，提起筆來，坦然就寫。芸帆立在旁邊，便念道：

天風習習一舟輕，共歷雲霄萬里程。

身入琉璃新世界，還勞月姊笑相迎。

芷泉聽了，拍案叫好，與眾人各賀一杯。芸帆道：「好是果然好，只怕其中有弊端呢。」芷泉問什麼弊端？芸帆便指著銘樹道：「一定是他代槍的，

不然，因何鬼鬼祟祟，兩人都在榻上吃煙呢？」伯錫被他猜破，不覺臉上一紅，剛想要辯白幾句，芷泉卻代為解說道：「芸兄不要冤枉他，況這詩做甚容易，難道伯兄還做不出嗎？」

說到這裡，見吳新寶、范彩霞兩校書一同去了，大菜也上齊了，報時鐘已鳴□二下了。芷泉復向祥甫說道：「你這副鳳頂對聯可曾做成沒有？」祥甫道：「有卻有兩句，終不免牽強些兒。」芸帆接嘴道：「快說快說，休要賣什麼關子了。我們等你做好，還要豁一回拳，爽快爽快，盡盡今夜的興致呢。」祥甫並不回答，摹擬了半晌，也不錄在紙上，即誦道：

月照琴棋桐院坐，舫名書畫米家來。

芸帆代他錄出，也念了一念，說道：「句雖工整，卻不□分出色呢。」芷泉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翻不如前一聯的自然。祥兄，你道是不是？」祥甫道：「是極是極，我想了好幾副，下句嵌這個『舫』字，實在難得狠。我仍舊寫了第一副來罷。」月舫道：「奴看看是啥哈，兩副才送撥仔奴罷。」祥甫因為數有幾，也就應允了。

芸帆道：「我們要豁通關了。」即喚大姐等添酒上來，篩了三大杯，就與芝雲五魁對手的豁拳，直豁到芷泉為止。大家吃得有七八分酒意，惟其仁、伯錫輸得最多，早已玉山頹倒，醉眼模糊。內中芷泉與芸帆酒量極宏，卻還清醒。芷泉道：「我們可要回去嗎？」芸帆道：「你看此刻已兩下多鐘，不如在此盤桓了一夜罷。」月舫也在旁挽留。芷泉見眾人都願意在此，只得依允，既而交

代月舫道：「我們酒也夠了，飯也吃不下了，只須用些稀飯就算數了。」於是大姐、娘姨等將稀飯取上。眾人用畢，芷泉先在懷中取出四塊洋鈔，方向眾人說道：「今夜除祥甫是客，其餘都是主人，理應各出四塊錢，以作下腳賞賜。但為數太多，不若以一半酬月舫之勞，未識諸位以為然否？」眾人一齊答應，各各取出，除一半交月舫外，一半放在臺上，方始起身散坐。霎時燒湯、蟹腿，以及大姐、娘姨等輩一同謝賞，遂將殘席撤去。

月舫又吩咐以橄欖茶供客。此時伯錫雖醉，欲拉銘樹等又麻雀，芷泉道：「夜已深了，糊裡糊塗的敘雀，何如明天日裡清清楚楚的好？現在倒是談談說說的有趣。倘吃煙的只管吃煙，要睡的亦只管去睡，大家養些精神，積些氣力，到了明曉，我們還好鬧酒呢。」芸帆也道：「芷翁之言有理，況我們難得聚在一處，春宵敘話，可算得一刻千金，何必弄這個俗不可耐的麻雀呢？」眾人個個稱是，惟伯錫、其仁已醉，口中雖說敘雀，其實難以支持，要緊上牀去睡了。只剩芷泉等七人，連月舫八個，聚談到天將明亮，各各打了一個瞌睡。

等到九下鐘，大家起身梳洗，用些點心，又談談昨晚的詩句那個最優，那個最劣，品評了一回，直至吃過午膳後，蔭明、芝雲、銘樹、伯錫四人方敘了一桌麻雀。芷泉等在旁觀看，看他們碰過八圈莊，又商議晚來酒菜，交代了月舫。月舫吩咐下去。

一到傍晚時候，即行擺席，以鼓昨天之餘興。正當酒過三巡、開懷暢敘之時，忽聞街上人聲鼎沸，警笛亂鳴。眾人即忙出席，走到廂房裡面，推窗一望。那知不望猶可，一望時嚇得亡魂皆冒，連舌頭都嚇短了。正是：

綠蟻三杯方得意，金蛇萬道忽驚心。

要知為了何事，且待下回表明。